



保建大記

乾

部	史	國
能	保	第
川	建	十
氏	大	四
藏	記	號

リ 5
4829
1



482948
1
1-2



保建大記序



去五味均平藏

六國史無褒貶以其時淳事簡皇
道行於上下而雷不也自世之
季政綱漸弛民心日詐強僭反側
之徒累々接跡而載而筆之者曰
紀曰記曰錄曰抄曰鑑曰鏡曰語



3-6-8
傳

李皆撮王廷之位故復霸有之况
務詞理僅淺敷衍摛雜去偽俱昧
要之朝報史案而已矣傳奇小說
而已是實敘事且不成能當何
在能勸善懲惡以表鉞百代也特
衣錦家有神皇正統記之編揭成

憲而振頽風振五緒而整茲軌謹
遂卓後古諸思君憂時之誠以書
維畧其言雖龐矣始可與言春秋
遺意而輓述學降士庶撰著頗多
其間上特得潛錄子保生大記撰
能范氏之鑑取旨宋子之綱致敬

良子平心謹被分于良道忠邪不
遁終始可律以至政之得失事之
是非一皆斷以古義其推古貴正
愛說名教在因可與源准后之化
相垂而措辭之嚴行文之雅迥已
度越昔人矣茲從事性籍七方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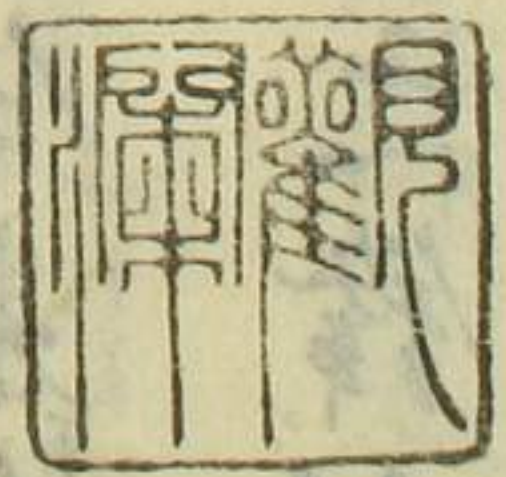
傲子用心引而伸之磨而精之有
以窮夫深切著明之至於廣記備
言之上則史之散庶可漸收歟子
未冠伴讀故

彈去尹八條親在著之以上後仕
水戶候掌彰考館事修史之暇屢加

離討出以見示余以與子同邦共
官學畧均趣也平素歡甚承其所
論每相投意但亦謂以神志之
在否而小人君之向背者議竟不
合不合之幾一而合古者是則至
是以見不阿而同也吁子之沒決

七閱星霜矣嘗有序言送余而歸
彼以以典城之細余如抵今來自
知堪斷較切玉與否而子之鋒則
埋愈久而淪窮原鏘鏘鏘泯不
復起福以緣論確佛之氣文章穎
發之光時或勃然興閃然動以冲

東南斗宇之纏，七賴有此編，在焉。
爾值其子弟，來請序悼，然以書。
正德壬辰秋，平安三宅緝明，梁



身維祿書

保建大記序

保建大記記保元至建久中間三

十餘年事之最大者也

臣

竊攷觀

帝王之治，未有不本諸身而達之

天下後世者。上世皇祖授璽之初

曰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其德

之盛業之大百王歷歷一姓綿綿
可以配日月以要鬼神以視方域
之外而固不待著之歌頌勒之金
石也臣讀保元建久之事一喜失
政不主既如此擅彊不臣亦如此
而無設朵頤神器舐糠大寶者真

爲祖宗本於身之德也一悲綱紀
弛墜之甚政弊因襲之極名爲保
天下而政出外臣者實爲後王不
本於身之過也一劾搜遺籍綴緝成
編私逆禍源以論其所由上起後
白河之卽位下終後鳥羽之建久

凡六主三十八年為兩卷宮廷之儀軍國之事雖不能徧舉曲盡而至於治本亂幾關係大體者則亦可觀其略歟

元祿二年己巳六月七日

栗山愿謹序

上保建大記

彈正尹八條親王淺

臣愿言伏以

銀潢分派生鞠

姑射之雲

瑤樹連枝出居

延嘉之邸同樂東平之善

恩賚有加媿美河間之賢譽望藉甚竹

苑設酒醴之席，桂山築琴書之臺，
恭惟

賢王殿下

玄鑒明虛

粹容雍綽，內窮秩敘，外韜輝光，自匪
遇億兆躋壽之曆，安得符五百名
世之期如臣輩，應歌頌嘉靖於常
今敢懲愆，版蕩於已往，雖然泰固

易否命靡於常

聖祖之積慶重暉

神宗之明德盛業，一朝失馭，羣害交臻，爰

迨醞釀

保元閱牆之殃，馴致

平治滔天之禍，自翦天生之羽翼，有甚
於豆萁，安知野心而爪牙不視為
鵠蚌，長鯨恣毒

龍衣沒海西之瀾，豎狐假威，虎府起關。
左之嶮，何昭穆不秩，奈父子無親。
既誤。

君王居五之初，蓋亦

邦家邁九之厄，備災孽於帷薄，牝雞司晨。
輒宗之動兵戈於蕭牆，頑童濫職，倒置倫。
聖脈之理尊，未冠之

上皇，包藏禍胎，立無璽之

天子夙聞時，繹抱舊史，獨慨歎日講月評。
擇新編自於邑人侍。

左右為談古今載瞻

溟岳之高，浚期效涓埃之裨，補兩卷。
一帙謹黃羅之封全，六王卅年親。
墨筆之繕寫，和煦之曝，未必至害。
背肩焦爛之桐，亦可以調律呂，伏。
冀事原本末，論要始終，探索妖源。

垂規箴於

聖世詳審亂幾昭鑑戒乎

明時補天未摧揭示

表儀於宗室與邦同瑞光啟

華萼於春秋于續

平臺之廣崇不堪微軀之戰栗臣愿惶

恐稽首稽首謹言

太子以國事...



保建大記卷之上

天安四年春正月壬午鳥羽天皇立皇子顯仁為皇

太子即日皇太子受禪是為崇德天皇二月丙戌尊

前帝曰太上天皇癸卯天皇行即位禮時五歲白河

法皇決政院中大治四年秋七月癸未法皇崩政事

歸太上皇保延五年夏五月上皇寵姬美福門院生

體仁秋八月立為皇太子永治元年秋八月上皇薨

髮曰法皇冬十二月辛未皇太子受禪是為近衛天

皇癸酉尊前帝曰太上天皇辛卯天皇行卽位禮時
三歲太上皇雅無去位之志法皇欲立美福門院所
生故速禪位上皇以爲詔書應稱皇太子旣而稱皇
太弟上皇駭曰明日審議當否法皇不聽上皇奉書
法皇中使相踵薄暮始傳璽自是二宮不相協久壽
二年秋七月戊辰近衛天皇崩上皇以爲朕當重踐
祚不然重仁親王重仁者上皇第一子也衆亦屬意
美福門院謂上皇呪詛近衛帝故忌重仁勸法皇立
雅仁親王關白忠通亦從之遂立雅仁登祚是爲
後白河天皇時稱四宮微而無聞至是朝野愕然九
月丁卯以皇子守仁爲親王卽日立爲皇太子守仁
幼失恃爲美福門院所鞠是以美福門院謂守仁宜
居儲宮帝遂從之

臣愿曰古之仁人志士每觀史氏所書至其所感
於己心則未嘗不廢書而長吁安知異時不有掩
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近衛帝法皇第八子崩
年僅十七後白河帝於倫次爲四子而長於近衛
帝旣十二年矣昔顯宗以仁賢之讓弟而先兄不

獲已也。固非常經也。後白河將在所當立耶。應及於崇德之後。而不宜繼於近衛之後。皇嗣至重。天位至貴。天人係焉。法皇不察天倫之敘。衆心所嚮。而決之。官掖一婦人之言。忠通以大臣。慙懣贊成。以阿順後宮。法皇之過舉。固已大矣。而忠通之罪。亦未知與賴長孰伯仲也。嗚乎。自毀之家。不復能禁人毀之。自伐之邦。不復能禁人伐之。當是時。屢下敕。諸道禁兵士屬源平。可謂知所戒也。而不能秩敘彝倫。規正宮壺。則亦未耳。一朝晏駕。昆弟交

讎。假手外臣。恣毒骨肉。邑虎傳翼。饑鷹飽肉。八柱一傾。四維不張。太覬非望。西滅東起。怯懦萎靡。惟恐不能自拒。奚暇問其舊物之有無哉。掩卷垂涕。於斯者。何必俟異時之仁人志士。而後然哉。

保元元年。秋七月辛丑。法皇崩于鳥羽宮。右衛門權佐藤原惟方。拒上皇。不得入宮。上皇大恚。時左大臣藤原賴長。負才驕慢。與兄關白忠通不善。諂事上皇。上皇亦親信之。一夕密詔賴長曰。以古揆今。非無孝德皇子。而承統者。天智也。非無淳和皇子。而嗣位者。

仁明也。花山先于一條。三條先于後朱雀。朕雖菲德。先帝之長子。位忝萬乘。尊居上皇。皇統所繫。非重仁而誰先帝捨之。立匪文匪武之四宮。今先帝昇遐。朕奉大事。何憚之有。賴長素欲上皇得志。遂贊成之。

臣愿曰。自兒屋命輔翼天孫。種子命扈從神武。若鎌足。若不比等。藤氏世勤王家。至良房弼幼主。基經行廢立。則天子孤立。無復所措手。雖宇多帝太用菅氏。漸收其權。而道真罷黜。藤氏又盛。男握朝柄。女配宸極。視官爵爲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

施及童稚。諸臣知不可。而俛首以爲乖忤。相家禍在不測。後三條帝憂懷永圖。相門斂手。及其崩。雖賴通猶嘆以爲邦家不幸也。白河烏羽亦奉其遺意。雖已去位。猶親機務。然悞淫匪彝。不能以貽謀。孫子悅服。臣庶而忠。通賴長各逞利心。經營私門。徒欲朱器臺盤之重於天下焉耳。邦家休戚。社稷存亡。安然環視而莫之恤。兄弟相譖。寵辱交軌。卒之致王室陵遲。諸藤亦從而凋瘁矣。可不戒哉。

京師流言。上皇集兵東三條殿。帝使下野守源義朝。

收少監物藤原光貞等於東三條殿鞠之。甲辰。以上
皇召兵。道路騷擾。敕義朝及檢非違使源義康警衛
禁內。遣檢非違使平基盛源季實平維繁平實俊藤
原資經于近畿諸路捕兵士齎甲入京師者。乙巳。基
盛獲源親治于宇治路。繫之西獄。

臣愿曰。王室華萼。一旦相鬪。帝也。院也。體元繼世。
皆我所天。豈如舉義構亂。正偽相判乎。欲審進止
之義。正向背之道。則將奚擇。院雖兄。去位久矣。帝
雖弟。當今天子。馭寓踰年。未有失德。院之構兵。其

何名耶。當是時。空以躬擁三器。爲正。古昔三器。通
謂之璽。璽。信也。皇祖授璽。持寶鏡曰。吾兒視此。當
猶視吾。又曰。莫思爾祖。吾在鏡中。又曰。如八坂瓊
之妙。如白銅鏡之明。且提神劍。平天下。神武建都。
橿原奉安三物。親祭。匪懈。以爲祖先之神。以爲天
位之信。又以爲修己之具。又以爲馭天下之器。至
崇神。別模鏡劍。爲護身璽。世世相承。而莫之改也。
如天德長久之火。神鏡壽永之矢。寶劍世變固既
大。而至元曆無璽。而卽位。則其變不可勝言。當時

藤原兼實區區恐開禍端。而其裔良基。至有以臣
爲神璽。尊氏爲寶劍之言焉。雖然護身之靈器。鎮
宇之神物。萬世公議。終不容僞主亂真。閔位蔑正。
則世道雖夷。王風雖降。而三璽之尊自若矣。若夫
秦以帝印爲璽。漢因爲傳國之物。則與周禮之璽
節。左氏之璽書。固無異。而至秦惟天子稱璽。而臣
下不得稱耳。豈可與吾邦百王授受三種統一之
道器同年而語哉。故至以躬擁三器爲我真主。則
臣要質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其人而不惑。或以

爲晉納蒯賸。孔子不爲衛。院固得罪於父。帝亦以
弟拒兄。不唯院不可與也。帝亦不可從焉。曰。孔子
不助。蓋不仕也。旣食焉者。不得避其難。子路是已。
當是時。天下仕者。孰不任王官。食王土。而避王難。
身不之踐。恬然言吾王不能爲夷齊可乎。

先是上皇在鳥羽宮。鳥羽帝崩七日。修法會於田中
殿。上皇不臨。至是將出宮。參議藤原教長諫之不聽。
託言齋院行啟。入居白河前齋院第。移據北殿。帝使
平信兼要賴長於櫃川。賴長間道入白河。帝告急。美

福門院門院矯遺詔召安藝守平清盛警衛禁內

臣愿曰平清盛母乃重仁親王乳母也鳥羽帝遺詔將士而獨不及清盛蓋疑之也而清盛應女院之召不與上皇異圖比之源為義明暗果為如何或謂清盛忍乎重仁將何所不忍曰王法先義而不先情論公而不論私猶衡平鑑明也未來不迎既往不追視向善之方開改過之道是以雖妍媸不可逃輕重不可差而無敢怨之者如夫保元應召女院平治脫帝賊中皆清盛之功以其後來之

罪惡紕今日之忠勳豈王之太法哉

上皇遣教長召源義朝父前檢非違使為義為義辭曰上以臣義家之後為知兵者耶然臣之壯猶不如入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嚮禱男山神告凶又家藏八甲夢為疾風所吹飄臣意甚惡之教長曰夢固無常定故曰夢幻泡影況身為武將說感夢拘忌我不敢奏宜親至宮辭之為義言屈率子賴賢賴仲為成為朝為仲至上皇宮

臣愿曰上皇至讚岐帝使人檢書庫有一匣帝發

視之。乃感夢記也。屢夢重祚。每夢必禱。上皇之夢。猶梁武乙卯之夢。其構兵未必不為夢所誤也。既不能安命。甲兵之務。雖吉夢累巨萬。祥其可保乎。源為義不克力。陳大義以諭教長。徒辭以晝寢夜寐之所髣彿。所以一為教長所屈。不能復對也。雖自知。歿于是役。分鎧胄於諸子。而於義何所補也。蓋心之為物。靈明洞徹。雖熟寐久臥。有未嘗與體氣昏息者。故平生動思皆以成夢耳。至其性定氣靜。非復若常人昏夢雜擾情狀千萬也。如夫賴之

得鄉導。獲良弼。一心純實。與天無間。而思念所感。精誠所格。又豈偶然也哉。其妄信者。往往為之所誤。如上皇梁武。其多疑者。并神武高宗之事。為出假託。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此亦可見矣。

為義陳策曰。兵悉從義朝。臣所率特寡。拒敵於此。非謀也。非據宇治。撤橋則背甲賀山。俟坂東。兵若不至。則乘輿幸關東耳。賴長不從。上皇使平忠正。源賴憲為義為朝。平家弘分守四門。賴長議戰略。為朝進曰。臣久在鎮西。威伏九國。大戰二十餘。小戰無數。利

在夜出不意。臣請今夜襲高松殿。放火三面要之。一方縱兄義朝善戰。臣一射斃之。平清盛等弱手緩箭。直用鎧。裹披拂耳。乃取鳳輦。徙此地。奉陛下於禁內。則東方未明。事已定矣。辭氣悍烈。無所回避。賴長曰。兩帝爭國。當張堂堂之陣。豈同邨巷私鬪哉。今兵未集。應待明日。興福寺僧徒必來會。為朝退曰。阿兄有略。今夜必襲我。吾屬為虜耳。奚暇。明日用吉野法師。與奈良大眾哉。

臣愿曰。寡不可以敵眾也。小不可以勝大也。不可

勝。不可敵者。常勢也。其敵其勝。奇也。故善之者。出奇。無窮。不論小與大。寡與眾也。且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而多多益辨者。韓信而已。趙括之於白起。王尋之於世祖。曹操苻堅之於周瑜謝玄。皆足以為兵多之戒也。源為朝。膽勇明決。可謂善制奇者也。蓋賴長改志悔過。邊兵講和。策之上也。既不能然。任之為義。付之為朝。猶未失策之中下也。居然受敵。宮門非所謂無策者乎。庚戌。以高松殿湫隘。遷御東三條殿。帝親抱璽。御腰。

與關白忠通以下文武諸臣扈從黎明義朝清盛已下諸將攻白河殿乘暗鼓譟兵勢甚熾為朝等防戰不決義朝奏宜以火攻制可因縱火上風煙焰掩宮諸將膽落無敢格者平家弘平光弘馳入殿門呼曰敵衆我寡加以火助勢我軍不可復戰乘輿當速出宮上皇倉皇上馬而不勝騎藏人平信實重騎扶掖賴長中流失歿

臣愿曰當時號為經濟之學者賴長信西也賴長亦每笑忠通善書好歌詩曰小枝曲藝非經邦之

要其自言如此然信西深沈確實施諸政事足以見其用也賴長經傳雖極其精徒章句之末也已史子雖務其多徒記誦之陋也已將以辨博睥睨一世也苟比同之信西可乎但其視利忘義先私遺公齷齪自用不知大體則無異也所以俱取禍敗也而信西雖不能保首領猶不失其為臣賴長直賊耳追崇之治承廟祀之元曆豈非幸之甚哉上皇至如意山為義家弘光弘季能等從焉山路嶮艱下馬徒步上皇不習行步荆石刺足泥血交流絕

而復蘇。謂諸將曰：禍朕自取，汝輩無罪。當速出降。朕神耗力屈，不得復行。追兵至，乞降耳。諸將泣曰：臣等以死終始。上皇曰：從者多在後，禍不貲。諸將嗚咽去。惟家弘、光弘不肯去，扶持下谷，折樹蔭庇。昏暮，家弘父子遞負上皇出京師，無敢舍匿者。浚夜入智足院僧坊，得湯粥進之。翌日，上皇薙髮，至仁和寺覺性法親王不內聞之。帝遣式部大夫源重成守之。尋徙于讚岐，重成防衛。過鳥羽，欲拜辭山陵，重成不奉命。臣愿曰：帝既無菟道顯宗之讓，而上皇亦乏仁德。

仁賢之德，以母兄之親，太上之尊，欲託躬於叢林山野，猶不可得也。可勝嘆哉！蓋桓武遷都以降，廢天子有焉。未聞流天子也。至是禍門一開，因襲爲例。承久元弘陪臣之處，天子每常遷之。荒陬僻海而後已。夫上皇構亂，召兵醞釀，積鬱既已，如彼則六軍一敗，髡髮乞降，非悔非改過也。非勢窮力屈也。徒畏死耳。其不知恥亦甚哉。

以信西謀，陽定反人竄流，叛徒以爲免死。教長已下，祝髮爲僧者多。爲義忠正亦出降。忠正者清盛叔父。

也。清盛以爲我殺之則義朝勢應殺父遂誅忠正義朝固焉減爲義歿帝果怒曰兄弟之子猶子清盛已誅忠正義朝何辭誅爲義義朝遂使鎌田正清殺爲義

臣愿曰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所在致死也已義朝當勤王之日不得不抗父寧爲歐血之趙苞而不可爲指心之徐庶禍亂既平其父歸我豈有其子從而殺之之道哉雖方君命與俱就鼎鑊可也源賴朝之舉兵捕伊東祐親將賞子祐清祐清辭曰

父囚子賞非所聞也臣冀屬平氏時義之蓋邦將廢正氣萎墮人心遺道所以保元之政子不能庇父也家將興正氣滂沛人心重義所以賴朝之起子不敢叛父也源親房曰子或兇悖父得而殺之石碯是也父雖無道子得而殺之未之聞也名教之不振皇道之所以淪墜義朝不足言信西執政事所令如此王室欲張而不可得也

戊午斬家弘已下子弟黨與七十餘人弘仁誅藤原仲成後二百四十餘年幾致刑措至是廷議以爲歿

刑久廢不當行之諒聞信西竊奏曰非悉誅之恐生後患故子弟黨與一無宥赦時以爲淫刑庚申詔遣左史生中原師信于南都發驗賴長墓詔僧寬曉使重仁親王鬚髮癸亥詔遠流賴長子兼長師長隆長已下十三人惟前關白忠實以忠通保護乃免

臣愿曰種子命上中臣被之後上宮太子作憲法不比等著律令而格式之書相繼成編於弘仁貞觀延喜之間上尊重名器下砥厲廉恥刑不上士大夫辱靡至大臣雖仁愛過厚之極不能無萎靡

姑息之弊而比之繫相於獄斬將於市之殘忍慘酷則厚薄仁暴豈霄壤哉當是時誅反側子人以為淫刑者其言出于過厚之餘亦可見焉蓋信西博覽或通申韓刑名之術將以張威柄而懲後人也非敢擅殺戮也然佯定竄流實處死刑烏在王者至誠太公之政哉何以保無後禍也

八月法皇抵讚岐松山造宮直島後徙志度鼓岡窮居僻遠居常不聊親刺血書五部大乘經二年而成平治元年春送之覺性法親王請藏安樂壽院覺性

保建大書卷之十一
及忠通爲奏請帝不許而還之法皇怒曰叔姪交兵兄弟相仇自古有之朕爲懺悔親書佛經特修冥福非爲今生而今且不許藏之乃齧舌出血每軸書曰願爲大魔王惱亂天下以五部大乘經迴向惡道自是不鬚髮剪爪衣舊褐戴長巾切齒瞑目慘悴骨立長寬二年秋八月己卯崩于志度年四十六崩後亂逆相繼世以爲所祟敕建廟春日河原曰粟田宮每歲八月奉祀

戶愿曰友其兄篤其慶周所以興也天之報施其

亦明矣帝之於兄惟恐除之不亟屏之不遠一人不相容亦已甚矣空乎恩不被民庶也赫赫廟堂以禍亂付所祟臣未知其說也後世論禍源者往往歸罪美福門院固當矣而又竊聞焉白河帝好色最淫待賢門院璋子鳥羽帝之女御而崇德帝之母也白河帝鍾愛璋子其間有詩所謂不可道者鳥羽帝亦知崇德非己子也故鳥羽不慈於崇德雖由婦言之聽而白河之亂倫實所由而基也後世淫惰爲風牀第不修不至上烝下淫穢黷彝

倫則幸焉耳。豈足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篋之輝乎。雖然，風化原于宮掖，治教端于闈闈。人君豈可不鑒乎古今，以知所戒哉。

冬十月戊午，復記錄所參決庶務。是歲，敕五畿七道造太內。二年冬十月，太內成，徙御焉。

臣愿曰：凡有邦家者，儀制雖備，宮室雖嚴，而不能務乎自修，強於德教，則譬如魚之爛，外未見而內先潰也。故有神武畏日之敬，而後可以底平定；有仁德卑宮之儉，而後可以致富庶。有醍醐脫御衣之仁，後三條拜北斗之孝，而後可以制格式均升斗。置記錄所，帝之任信；西勵治如此，而變生肘腋，血流禁署，豈非不修德之過乎。

